

轻轻地，风，吹得枝端蓓蕾掩面含羞，世界一下就满是春的信息。  
让我们在这个活力渐满的时节，一起——

# 上春山看花海

特别策划

## 以春天的名义，欣欣向荣 (组诗)

李 晔

### 立春，微风又拂面

当树叶颤动的时候  
当湖水荡漾的时候  
当花蕾舒展的时候  
当小草们直起身子的时候  
阳光挽着微风如约而来

像一位多年的故人那般懂我  
一边打着久违的照面  
一边剥开童年的秘密  
她把春的请柬卷在舞步上  
她吹着季节的口信  
娇羞羞一路闯进日历怀里  
她为你梳发，为我洗尘  
为旅人张罗起一场花事  
为孩子们装扮新学期的操场

她也总有些含蓄  
关于故乡的消息竟只字不提  
只顾播种泥土的气息  
只顾洒落大方迎向大地

### 雨水，赤脚走在田埂上

即便露珠在黎明时纷纷醒来  
你依然看不透泥土深处的秘密

每一粒种子都是山峦的后代  
每一片旋转的风都叫做早春

你可以想象阳光慵懒地洒进竹林  
想象竹根长出纵横交错的模样  
当你抬头调侃那只来历不明的鸟儿  
你便错过了野蕨拱土入世的调皮  
你可以想象田地与田地相依为命  
想象庄稼拔节的声音不分彼此  
谁也不妨碍谁，谁也不羡慕谁  
但一起长大的未必就分不出高低

春天来了，我想给雨水寄一封信  
我知道它喜欢赤脚走在田埂上  
穿着它的蓑衣，戴着它的斗笠  
我也是赤脚长大的孩子  
当我在九担谷田撒野的时候  
雨水正从篱笆那边探出了头  
捎来母亲喊我回家吃饭的消息  
那草木萌动是它的魔法吧  
那燕子低飞是它的杰作吧  
雨水时节，我瞧见天空撒了撇嘴

### 惊蛰，分明是一个动词

从一声又一声惊雷开始

山野间总有窸窣窣的动静  
该是次第醒来的蛰虫吧  
它们睁眼，它们探头  
它们未曾败给上一个寒冬

一切都从头开始  
一切都是簇新簇新的  
眼下的雨水落在谁身上  
谁就开始肆无忌惮地生长  
在后山，蘑菇们四处出没  
春笋也悄悄地破土  
追赶的脚步演绎了一年又一年  
轻快的鸟鸣声里  
阳光在叶子上上行走  
毫无防备地，将我一把拉进春天

惊蛰，分明是一个动词  
但锄头不语，父亲也不语  
看大地自己翻过身来  
走向下一个春天

### 春分，把春天读出声来

将春光摘下来送给一片片绿  
送给桃花粉、梨花白  
送给迎春花翩翩起舞

农历二三月的山坡  
通通给你们留着

春分前后，布谷鸟操碎了心  
泥土与泥土交换着意见  
就连石头也即将发芽  
农事出了家门，大黄狗跟在身后  
春分时节，大家都往春风里赶  
他们结伴去看油菜花

还请不要只写春风  
否则，鸡鸣牛羊会有意见  
也请别轻易犯了春困  
你要挽起裤腿走进稻田  
才能试探出春的深浅  
耕种，或者守望

要把春天读出声来  
要把春天写满葳蕤的序言  
要以春天的名义，欣欣向荣

春分时节，我们站在春天里  
万物站在春天里  
春天里有万水千山  
春天的故事，才刚刚开始

## 茶园春色

梅曙平

去庐山，最好是在清明、谷雨时节。春色三分，二分茶园，一分山花。一大片翠绿的底子上，瑞香花红似云霞，黄色的山苍子，纷披在溪流的边上，竟像一只只初下河的绒毛鸭子。至于漫山的杜鹃，如欲比兴一下，那是峰峰岭岭的花棉袄。茶园的绿像稻秧，不似稗子。稻秧叶片较短、直挺，绿得深沉，甚至有些木讷。稗子袅娜修长，弯曲着水蛇腰，绿里鹅黄，有一些妖娆。

记得唐元和年四月的一天，在花径，白居易于云端里跟迟开的桃花初次会面，既惊讶又意外。在诗人眼里，春天竟像小孩子捉迷藏，偷偷地躲到这块地头来了，吵闹欢快，有世俗的饱满。实则，一场新雨后，湿透的海棠更像采茶姑娘的红衣裳。

姑娘唱着歌谣，手指鸡啄米似的，在如枪如旗的叶芽上掠过。那歌声隔山丢过来，词儿听不真切，却与听者的心盈盈相握。歌谣是感受的，不是思考的。近前，一只蝴蝶静静落在槎枒上，担茶的山民挑着箩筐经过，扁担的影子轻拂蝴蝶的双翼，蝴蝶就飞走了，它向上飞去，时刻戒备着。

倘若你有许多天涯行脚，跋山涉水，梯石穿岩，去庐山茶园走一走，郁郁的乡愁便会发酵。山尖的云时高时低，忽团忽尖，永远变幻着。弥漫的雾，会让一切都是明亮的灰色。

行于一处山涧里，见到一簇簇不知名的野花在溪流边，这是春的边角料，不显眼，补补衬衬，接地气，像小户人家过日子。一种叫覆盆子的野果，与老家的托盘很相似。边上还有一蒲蒲绿叶点缀的草莓状小果子，一群孩童管它叫蛤蟆眼，茎上挑着一串红色的小灯笼，剥开一层皮，送入口中，细小的籽伴汁液咽下，酸酸甜甜。一个女娃说：“我要摘一兜带回家，用针线串起来，挂在门前做风铃。”这话让我感动，来茶园，回忆会净化。在我看来，这些泉水涌动的地方，人、走兽、飞鸟，在一起犹如家眷。

听茶农讲，东林高僧慧远在马尾水出坡，寻觅本草，于杂木茂盛的悬崖边发现野茶。大和尚将它们移植于东林寺园圃，渐渐演化成家生茶。人与茶一期一会，如始如终。遥想，慧远喝茶的时候，闭着眼睛，很久才睁开，那是怎样一道皎洁的目光？

眼前的山泽是通气的，先后五次上庐山的李白，在庐山九叠屏下，茶酒相佐，喝的或许就是慧远的闻林茶。白居易与东林往来密切，他的红泥小火炉，让茶混合了人间烟火的味道。茶之为物，美而多情。这在唐诗宋词里看得见。

## 乡村无处不飞花

洪忠佩

风是唤醒春天的耳语，而吹响春天哨音的，是鸟鸣，或高音，或低音的鸟鸣。花信寄春事。玉兰、海棠，还有红山茶枝头的花骨朵，率先绽开了婺源春天的容颜。

灿若云霞的山樱花，似乎预示着婺源乡村的春天将呼之欲出。木姜子、米碎花、桃花、梨花、紫茎、杜鹃、十里香，纷纷响应，次第绽放。有谁，会在山花烂漫的春色中错过怡心养眼的机会呢？

没有人掐指去算山花的准确花期，花开得随意，赏花的人也看得随意。花，正开着，山峦、田野、村庄、河畔，满目都是花——饶河源国家湿地公园的花径，适合晨练、漫步；乡村田野、山间古道，移步换景，适合徒步赏花。想去哪就去哪，安然、惬意。拐过一个弯道，抑或村庄水口，视觉中豁然涌入层层叠叠的油菜花海，仿佛一个美丽烂漫的梦。

揽一抹春色入怀。只是很难想象，油菜花奔涌的婺源乡村，会以一个怎样的样貌和气势出现在人们的视野。当篁岭、江岭梯田的油菜花海以奔涌之势绽放，婺源的每一滴春雨中都似乎含有花香了。

春光明媚的日子，你若走进山环水绕、粉墙黛瓦的婺源乡村，就走进了生态产业发展的“美丽生活”。

梅林、中云、赋春、严田、诗春、清华、浙源、溪头、江湾，沿着这样的地名一径走，俨如步入了婺源春天的河流。山水，田园，村落，甚至每一棵草木，每一枝花朵，都经过了春风春雨的洗礼，都成了春天婺源乡村的参照物。

山峦绵延，沂溪蜿蜒。或许，程蓬生是中云沂村最先感受到山花芬芳的村民。程蓬生朴实、精干，1984年的退伍兵。他种过田，开过车，八年前与妻子选择“山居”生活，在山坞里养了五十多桶中蜂（中华蜜蜂）。一次，程蓬生的战友吴华生邀我到沂村，去看老程割蜜。当头戴防护帽、身穿防护服的程蓬生，从山坞里挑着蜂桶迎面走来，连吴华生都差点没把他认出来。

程蓬生如此“全副武装”，显然山中丛林是时常有马蜂出没的。老程手法娴熟，打开蜂箱，提起巢脾抖落蜜蜂。刹那间，他把手中割蜜刀伸向巢脾的时候，琥珀色的蜂蜜顺势而下，空气中立即盈溢起“百花蜜”的香甜。

一桶桶香甜的“百花蜜”，引得在场的人赞不绝口。

每天开门见山，与草木山花为伴，有山涧水响，有山风鸟鸣，还有蜜蜂嗡嗡之声，那是程蓬生日常幸福生活的开始。

蜜蜂，是一个地方生态环境优良的“晴雨表”，蜜源地不仅需要开花的植物，还需要无污染的纯净水源。像程蓬生这样的蜂农，婺源有一千多户，放养中蜂五万多群。淳朴的蜂农，以花为媒，尝到了生态带来的甜头，在乡村用蜂箱建立起“甜蜜产

业”。的确如此，源自大自然的蜂蜜，一如天赐。

### 三

春雨淅沥，下了一夜。翌日早晨，天空放晴，阳光和煦。严田村的春意里，分明多了几分盎然的气象。

“占得从田之签”“以严治家”……我在村中墙上看到这些古语，恍若一道遥远年代的光从朱氏秩叙祠透了过来。

宋代建村的严田，分上、下村。村落与村落之间，青石板古道，蜿蜒的小溪，还有血脉都是千百年的连缀。“人”字形的村貌景象，应是严田村“以人为本”的最初体现吧。

“呜呜鸣……”坐上网红小火车游览古村，赏田园春花美景，成了游客一饱眼福的首选。水口、古樟、溪流、拱桥、田园、花田、山峦，像影视剧中的长镜头，由近而远，游移、拉开，又徐徐从眼帘下滑过。

伴着鸟鸣的山溪，以及牛铃，一如严田村的田园小调。明德桥边，一位白发苍苍的长者带着少年在漫步。忽然，少年舞动由着柳条和菜花编织的花环，以奔跑之势，融入花田，留下了一路“咯咯”的笑声。

哦，面向山野田园，我们每一个人心里是否都住着一个奔向花田的少年，都有一个生发的春天呢？

“望山者，心归田，意于原野。”在我看来，即便春天妖娆，那宛如线装书的严田古村，是适合去漫步，适合静静地去读的。

### 四

千亩梯田油菜花海，在江湾镇篁岭村层层叠起，辽阔、壮观，与鳞次栉比的民居相互映衬。若是从空中俯瞰，山峦与梯田包裹的篁岭，就像延展在山野之间的两幅画：一幅是古木相拥的村落，一幅是山地梯田的纹路。

山腰上的篁岭古村，即是婺源通过油菜花海、晒秋景观，发展乡村旅游，奋斗出幸福生活的代表村落之一。村民通过保护生态，种田种地种风景，人均年收入从原来的3500元，提升到目前的5.6万元，村庄先后入选了“中国乡村旅游模范村”“乡村振兴样板村”、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“最佳旅游乡村”。

区别于篁岭其他村民的，是曹加祥一年四季用镜头记录家乡变化。2012年，在外地打工的曹加祥，看到家乡发展乡村旅游，毅然回到家乡，成了篁岭的一名乡村摄影师。他用镜头为家乡代言，定格美丽山村新颜值的摄影作品先后在《人民日报》《新华每日电讯》等媒体发表。

因家乡美景而结缘天南地北的游客，曹加祥把家中住房改造的民宿命名为“景缘美宿”。一天，远方的文友来婺源，打算在篁岭住民宿。我打电话给曹加祥订房间，竟然客满。

“美丽乡村向美丽经济转化，受益的是当地村民。我的生活呀，因摄影而更精彩。”曹加祥“咔嚓”按下快门时，深有感触地说。

### 五

婺源乡村变了，而陈大华扎根山村发展有机种植“一叶一花”的心从未改变。

陈大华是我访问过的一位痴迷的种花人。二十多年前，他看中了婺源的山水，从南昌迁居婺源，种茶、卖茶，不断垦复“群体种”，引进扩种新茶种，过上了标准的“茶人”生活。2008年春，他开始尝试提纯、育苗，有机种植婺源地方独异品种——皇菊，产品甫一进入市场，就受到品饮者的青睐。没承想，皇菊能够继油菜花之后成为婺源农民又一致富产业。

一花引来万花开。这与山上绿浪一起奔涌的花潮，不仅引来了蜜蜂、蝴蝶，也引来了八方来客。油菜、皇菊，春秋交替，花开金黄，蓄势如焰，比凡·高画向日葵的色彩还要明艳。当油菜花和皇菊“点燃”依山傍水的乡村，所有的花朵与青山绿水都成了婺源“美丽经济”的符号。

当浙源乡蔡关村的油菜花迎风摇曳时，西冲坞与六亩坞一垄垄皇菊田里，已有了花农整地深耕的忙碌身影。一年之计在于春。陈大华正与中国农业大学相关科研机构合作，在皇菊基地进行“磁场改变土壤水分子”试验，进一步推进皇菊有机种植，助力乡村振兴。

推广新品种、新技术，为油菜“错峰开花”；培育新品种，种植彩色油菜花……近年来，婺源实施“博士团赋能乡村振兴”行动，引进全国多所著名高校的高层次人才，先后组建了由南昌大学、江西农业大学、江西省林业科学院、江西省农业科学院等机构的专家组成的茶叶、水稻、油菜“科技特派团”，对接全县特色农作物，科技赋能乡村振兴。

人与花，都是媒介。种花人讲究科学种植的一粒花种子，会生发许多的“花田喜事”。想想，像陈大华一样的种花人，等待开花的过程是多么美好。

### 六

赣鄱大地上的婺源，与云南罗平、山西汉中、青海门源，一同被誉为“中国四大花海”。既然花海成了婺源青山绿水之间的又一张名片，那以“生态而美丽，文化而生动”享有盛名的婺源，开一个个花团锦簇的春天，是乡土之上自然芬芳对你的邀约。

去南方中国赏花，婺源已然是天南地北旅人追逐的坐标。倘若认为花海季节性太强，那婺源山水与村落结合的水墨画般的意境，会让你对家乡家园的感悟持续发酵，越发地想去寻找和抵达山水田园的美妙境地。于是，一年四季，青山绿水，古木修竹，粉墙黛瓦，小桥流水……这隐于山水画廊中的婺源乡村，成了人们理想家园的模样。

山花烂漫，油菜花奔涌，赏花的人流如潮，摄影创作者络绎不绝。乡村无处不飞花的婺源，迎来了“生态优先、绿色发展”之路，迎来了新时代以生态产业推进乡村振兴的一个崭新春天。



若能日日煮茶，日日就是好日。好在，康王谷尚有陆羽评定的天下第一泉，源、清、轻、甘、活、冽，水性的六要素都齐了。水为茶母，茶为水神，这是庐山特有的滋味，别处没有。

忽然想起《杂草记》，芹、芥、松、萝、繁缕、佛之座、母子草，被列为春之七草。七草在冬天发芽，身披绿叶越过寒冬。在庐山，七草是齐全的。母子草就是鼠麴草，佛之座又叫田平子，大名稻搓茶，或许也可用作炊炊。这花花草草本无常主，闲者便是主人。

马尾水半山间祥云时现，瑞霭纷纷。山坞里果真有一座天后宫，钟磬传来，一音一音的，与来人相互奔赴。这上古大乐，富有颗粒感，穿透密匝匝的林子，闻之心地清静。老子说：“万物长短相形，高下相盈，音声相和，前后相随。”春天的山窝窝，间或有一群阳雀飞过，“桂桂阳”地鸣叫，山鸣谷应。老子的话是对的，鸟鸣与石磬音声相和，便能够令你的心绪前后相随。《开元天宝遗事》云：阳春有脚。假若大山之春也化作明了新茶，随我一同回家。打坐在明窗净几前，一盏在手，澄心畅神，意蕴中和，饮何雄也。

去那庐山茶园里走一走，我做了两件事：第一，悟山禅带音穿疏户；第二，看绿茶益青入仓廩。